



Mali · Si tu ya te

玛丽·斯图亚特传

Mali Si tu ya te*

雷泳仁 编著

策划编辑 彭年生 陈辉平

长江文艺出版社

Lei Yong Ren Bian Zhu

Ce Hua Bian Ji Peng Nian Sheng

Chen Hui Ping

Chang Jiang Wen Yi Chu Ban She



影响世界历史的女政治家

Ying Xiang Shi Jie Li Shi De Nu

Zheng Zhi Jia

Ying Xiang Shi Jie Li Shi De Nu

Zheng Zhi Jia

玛丽·斯图亚特传

雷泳仁 编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丽·斯图亚特传/雷泳仁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8

(影响历史的女政治家传记丛书)

ISBN 7-5354-1561-X

I. 玛… II. 雷… III. 玛丽·斯图亚特-传记
IV. K835.61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3331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印刷厂

(电话:5837121)

(电话:2890966)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 9.625

版 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0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354-1561-X/K·61

定价:12.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影响世界历史的女政治家”丛书

主编：邢来顺 陈辉平 苏文清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幼失怙恃	1
詹姆斯五世之死	1
亨利八世逼婚	10
第二章 在法国十二年	20
帝王教育	20
法国王后	23
吉斯·德·玛丽	26
别了，法国	40
第三章 回到苏格兰	50
她将引起许多奇异的悲剧	50
一厢情愿	59
亨特莱叛乱	66
诗人夏特利亚尔之死	71
第四章 第二次婚姻	75
不祥的预兆	75

新郎人选	77
与达恩利成亲	91
第五章 无畏的胜利	119
追击乱党	119
默里亡命伦敦	129
第六章 险恶之夜	139
琴瑟不和	139
大卫·里奇奥之死	144
第七章 “我决不罢休”	151
逃往邓巴	151
重返爱丁堡	155
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诞生	161
第八章 谋杀	169
达恩利的处境	169
克雷格米勒堡密谋	173
引蛇出洞	179
寇克·奥菲尔德惨案	186
第九章 第三次婚姻	192
疯狂的爱情	192
市政厅的审判	196
劫婚	209
第十章 孤岛囚徒	216
贵族反叛	216
“烧死杀害丈夫的凶手”	223
幽禁洛赫利文岛	227
第十一章 流亡	245
湖岛脱困	245

朗赛德山之战	247
逃亡英格兰	252
第十二章 异国审判	255
求见被拒	255
约克审判	262
“生是女王，死也是女王”	274
第十三章 流产的联姻	284
伦诺克斯愿意奉献自己	284
苦肉计	288
失败的叛乱	294
第十四章 结局	300
主要参考文献	303

第一章 幼失怙恃

★ 詹姆斯五世之死

一五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大雾笼罩着苏格兰。在从林利豪堡到福克兰德堡的路上，有位使臣骑着快马疾驰着。到福克兰德堡的大门外，下马敲门，进去跪在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的病榻前，说：“陛下，恭喜生了一位公主。”但生命垂危的国王，眼前只有无穷的灾难和痛苦，说：“王位将随风而逝。事情往往在其开始时，就注定了其将来的结局。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得之于女人，也将失之于女人。”

斯图亚特家族发源于法国的布列塔尼。12 世纪初迁居苏格兰后，该家族的一位成员被苏格兰国王任命为

宫廷总管。“斯图亚特”即“总管”之意。该家族世代继承总管这个职务，“斯图亚特”逐渐成为其姓。到14世纪，斯图亚特家族的瓦尔特与苏格兰国王的女儿结婚。其子在苏格兰国王去世后继位为王，从而开始了斯图亚特家族对苏格兰的统治。此时此刻，詹姆斯五世为何如此悲观绝望？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真会因玛丽·斯图亚特而失去吗？

当时的苏格兰满目疮痍，远远落后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自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商道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给大西洋各国带来了机遇。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格兰和法国突飞猛进，一片繁荣。各国港口城市已出现银行和交易所，飘扬着五颜六色桅旗的帆船进进出出，远涉重洋去猎取黄金和香料。然而，地处大西洋商道要冲的苏格兰却一片萧条。仅有的几座港口城市却富不起来，而内陆的贵族城堡与其说是经济发展的城市，不如说是军事防守的据点。苏格兰北部人口稀少，只见莽莽的森林，荒漠般的牧场，孤零零的湖泊，却难见到一处村落，或一座市镇。南部仅有一处人烟稠密兴旺的地区，却因离英格兰太近，离上帝太远，屡遭掠夺、破坏。

苏格兰不仅萧条贫困，而且四分五裂，战乱连年。汉密尔顿、道格拉斯、梅特兰德、格罗福德、林赛、伦诺克斯和亚盖尔等几大家族闹得国无宁日。他们要么党同伐异，争斗不休，要么勾结起来反对国王。软弱的国王是其福，强大的国王是其祸，每当国王振作起来要有所作为时，他们则群起而攻之。而内乱与外患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总是交织在一起。谁反对国王而拥护宗教改革，谁就会得到伦敦的秘密津贴；谁为天主教和斯图亚

特王朝卖命，谁就会从巴黎、马德里和罗马得到赏钱。尤其是英格兰和法国争相影响和控制苏格兰。每当英格兰军队入侵诺曼底时，法国总是诱使雄赳赳的苏格兰人立即越过国界，把匕首刺向英格兰人的后腰；而英格兰总是挑起苏格兰内部叛乱，伺机并吞。

苏格兰和英格兰本属同一民族，诞生于同一岛屿，成长于相同的气候条件下，语言、风俗习惯、法律政制一致。可是英格兰人痛恨苏格兰人，因苏格兰总是使其希望落空；苏格兰人痛恨英格兰人，因英格兰总想吞并苏格兰，把苏格兰人变为奴隶。世代相传的仇恨与时俱增，每一代总有新仇加旧恨。

幸运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为激情所左右。当既有现实给冲突双方不停地带来灾难时，也会唤醒人们的理智以求相互妥协。南北毗邻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也有合作融洽的时候。一个小岛上的两个国家不是和平共处，就是互相摧毁。基于这般认识，都铎家族获取英格兰王位后，试图为两国关系开辟一个新时代。都铎家族的亨利七世成功地安排了女儿玛格丽特与斯图亚特家族詹姆斯四世之间的婚姻。两国关系展现出明媚的前景。可是，好景不长。1513年，法国与英格兰间的战争使两国关系骤变。詹姆斯支持法国，趁其姐夫亨利八世不在国内，进攻英格兰的诺森伯兰。结果在佛罗登惨遭失败，国王和苏格兰贵族精英尽皆战死。

这一灭顶之灾使苏格兰不得不屈服。亨利八世从法国胜利归来后，不是克制和宽大以修复友谊，而是以强力追求利益。死去的国王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即詹姆斯五世，刚刚两岁，第二个儿子罗思塞还是个婴儿。苏格兰议会宣布女王玛格丽特为摄政，重建了政府。这当

然受到英格兰的间接影响。政府中形成了亲英格兰派。

然而，根深蒂固的民族敌意不久又开始萌发，亲法国派在佛罗登名誉扫地后又开始恢复元气，新的争斗不可避免。加之女王在丈夫死后不到一年，急匆匆地嫁给道格拉斯家族年轻英俊的安格斯伯爵，引起苏格兰伯爵们的愤懑。他们既指责女王的放荡不羁，更不能容忍自己中的一员成为摄政女王的丈夫而高高在上。苏格兰议会立即宣布废黜她，而由已故国王的堂弟艾巴尼公爵继为摄政。按王位继承顺序，艾巴尼公爵是继詹姆斯五世和罗思塞后的第三位继承人。他自小生活在法国，性格像个法国人，同情法国而敌视英格兰。玛格丽特女王与安格斯伯爵夫妇不得不到英格兰避难，詹姆斯五世和罗思塞也交由艾巴尼监护。不久，较小的罗思塞不明不白地死去，有人公开说是被谋杀的，因为罗思塞是艾巴尼王位继承的一个障碍，下一次该轮到詹姆斯五世了。

亨利八世在法国宫廷持续强烈的抗议产生了效果，玛格丽特女王和安格斯伯爵重返苏格兰。艾巴尼名义上仍是摄政，但不得不离开苏格兰。国家由道格拉斯家族的安格斯、汉密尔顿家族的阿兰、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詹姆斯·贝顿等组成的代表会议统治。这一安排是个妥协，无法持久。詹姆斯·贝顿忠于法国，安格斯忠于英格兰，深刻的无法消除的血仇使道格拉斯家族和汉密尔顿家族势不两立。在詹姆斯·贝顿的支持下，阿兰设计在首都爱丁堡捕捉安格斯。安格斯只带一小群半武装的随从，不超过一百人，但他们是勇敢的骑士，在爱丁堡深孚众望，得到市民的支持，安格斯反而取胜，控制了政府。

但是，玛格丽特女王移情别恋又引起不利变化。她匆匆地结婚，又匆匆地对其选择生厌。从英格兰返回

后，竟与政敌艾巴尼眉来眼去，暗中往来，闹得满城风雨。艾巴尼被迫去法国后，她竟与其他伯爵一道呼请法国国王帮助艾巴尼复位。

法国国王立即默许，他本人正处于与英格兰破裂的边缘，获得昔日盟友的时机不可错过。艾巴尼又出现在爱丁堡，指控道格拉斯家族出卖苏格兰，安格斯又遭放逐，亨利八世派人要艾巴尼离开苏格兰，并以战争相威胁。艾巴尼召集军队入侵英格兰，失败后又去法国寻求指导和援助。

艾巴尼在危机中的软弱，匆匆地脱逃，使苏格兰人对他的热情消逝。亨利八世利用其不在努力进行和解。亨利八世那时只有一个女儿，他提出詹姆斯五世和他女儿玛丽订婚，让他们的结合来消除双方的敌意。尽管安格斯伯爵在流放，爱丁堡的政治家对英格兰的建议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苏格兰和英格兰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两个，南北毗邻同处一岛，气候、语言、习俗、法律相一致，而与法国在土壤、气候、生活和个性方面均不相同。法国的仇恨不能伤害苏格兰，法国的友谊也无大益。而英格兰要么是有益的同盟，要么是最厉害的敌人。虽然道理上讲得通，但敌对情绪仍然强烈。亨利八世的要求被爱丁堡议会多数否决。

艾巴尼又充满信心和希望回来了，这一次他带来了六千武装的法国士兵。他带领尽可能多的部队跨过国界，攻击英格兰。但在强大的英格兰人面前，他胆怯畏缩，不顾苏格兰绅士的请求颁布撤退命令。苏格兰绅士们非常不满，从胸前撕掉胆小摄政的纹章，摔在地上。他们叫喊着：“我们再也不为你服务。”

艾巴尼的丢脸导致普遍的分裂，最终他再度离开苏

格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亲英格兰派的力量上升。小国王已12岁，没有设置新的摄政，政府以国王的名义行事。詹姆斯五世在斯特林堡，权力实际上掌握在艾巴尼派手中。亨利八世写信向玛格丽特女王许诺可得到无限的人力、金钱和其他帮助。她逃离了斯特林堡，带着儿子，奔向爱丁堡，立即召集伯爵会议，一致同意废黜摄政，向国王宣誓效忠，仍与法国联系的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被判处拘禁，为詹姆斯五世和玛丽公主订婚的谈判立即进行。现在终于所有的阻碍似乎要消除了，五百年的争斗似乎要彻底埋葬。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詹姆斯五世转眼间已长大成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越来越表现出苏格兰人的性格特征，勇敢而好激动，充满骑士精神。热爱生活，喜欢女人，崇尚艺术，他写的歌谣至今在苏格兰传诵。他常爱微服私访，参加民间的节庆，同农夫一道跳舞、嬉笑，深受人民的爱戴。可是他出身于一个倒霉的家族，是一个倒霉的继承人，生活在一个难以调控的国家，适逢一个混乱的时代，加上他总是感情用事而缺乏理智，就注定了他失败、不幸和痛苦的命运。

当宗教改革的波涛在英格兰兴起时，他却倾心于罗马天主教。纵容苏格兰海盗，寻求与西班牙结盟，支持爱尔兰叛乱，处处与英格兰作对，终于在1532—1534年兵戎相见。詹姆斯五世也曾一度想与亨利八世会晤，和玛丽公主订婚，获得英格兰王位继承权，但遭到周围天主教贵族的强烈反对，如与万恶不赦的异教徒亨利八世会晤，就是背叛宗教，就会摧毁教会，就会失去社稷。他终于打消此念，在天主教徒的怂恿下，去法国宫廷逗留数月，并于1536年1月1日，与法国公主马克

达伦在法国成婚。返回苏格兰后，马克达伦因不适应苏格兰的气候而死去。后来，他向法国吉斯公爵的女儿、朗克维里公爵的遗孀玛丽求婚。他以真挚的笔调写道：“夫人，我才 27 岁，但生活已经让我深感沉重，同我的王冠一样。……我幼失怙恃，落入野心勃勃的贵族手中。势力强盛的道格拉斯家族挟持着我，我对这个姓氏至今深恶痛绝，一想起就痛恨不已。恩加斯伯爵阿奇博尔德，他的弟弟乔治，和他们全体被放逐的族人无休止地挑唆英国国王同我作对。那位国王在我的国家里无孔不入，到处搞见不得人的许愿或用黄金收买，没有一个贵族不曾受到他的勾引。我时时刻刻顾虑我的安全；同样，我时时刻刻顾虑我的旨意被人玩忽，公正的法律被人蹂躏。这一切，都叫我忧心忡忡。夫人，我期待着你的支持和忠告。我虽然没有任何经费，只有法国国王的帮助和我的腰缠万贯的僧侣们区区几文的施舍，却仍想翻新我的城堡，修葺要塞，建造船舰。但是我的男爵们把一个想真正当家作主的国王看成冤家对头。我担心，尽管有法国国王的友谊和他的军队的支援，尽管百姓对我忠心耿耿，我仍无法迫使男爵们就范。我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在我的国家匡扶正义与和平。我认为我会成功，只要我的贵族没有强大的外援。英国国王不断在我们之间播弄是非。他强加给我的国家的异教，毁了各个阶层直至僧侣和平民百姓。我和我的列祖列宗自古以来依靠的唯一力量是市民和教会。我暗自问：他们还会长久做我的支柱吗？”^① 为其忠诚所感动，为其王冠所吸引，

^① 斯蒂芬·茨威格著，侯焕阁译《玛丽·斯图亚特》第 9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

1538年6月16日，吉斯·德·玛丽从繁华的法国来到萧条的苏格兰，成为苏格兰女王。吉斯·德·玛丽是狂热的天主教信徒，狡诈而无所畏惧，蔑视道德规范，为所欲为。同来的还有一位名叫戴维德·贝顿的主教，像她一样狂热、奸诈，甚至更为能干。这两人到来后就成为苏格兰内外政策的指导者。

早在1527年，德国路德宗教就影响到苏格兰。路德教信徒帕特里克·汉密尔顿被天主教会处以火刑。但他的影响没有消除，他的每一滴血都变成一个新教徒。路德宗教在贫穷群众中传播开来。随后，从日内瓦来的卡尔文教影响也日益加深，动摇着天主教会的根基。为逃避迫害，异教徒逃往英格兰寻求庇护。这样宗教问题就和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了。清教徒不仅因其信仰令人可恶，而且沦为英格兰的同谋，祖国的叛徒。从1538年起，对异教徒的迫害就掌握在戴维德·贝顿手中，他要彻底消灭异教徒。

在吉斯·德·玛丽和戴维德·贝顿的怂恿下，詹姆斯五世支持罗马教皇建立反英格兰天主教同盟，支援爱尔兰天主教徒叛乱，积极准备对英格兰战争。战争终于又爆发了。英格兰诺福克公爵率军侵入苏格兰，大肆掠夺，九天后才撤回。詹姆斯五世斗志昂扬，渴望战争的激动，追击诺福克。但苏格兰贵族对佛罗登惨败心有余悸，拒绝跟随。詹姆斯五世勃然大怒，斥之为叛乱、懦夫，但毫无用途。贵族们憎恨引起战争的教士，对恳求充耳不闻，对辱骂漠然置之，眼睁睁看着英格兰军队又越过国境而作鸟兽散。

深受臣民抛弃和战争失败双重侮辱，詹姆斯五世绷着脸回到爱丁堡。那些与他一样失望的天主教伯爵前来

安慰他，戴维德·贝顿乘机利用国王的愤怒，进行其策划已久的打击。英格兰世俗贵族对教会土地的并吞对其北方邻居不是没有影响，许多苏格兰贵族认为应明智地效法。戴维德·贝顿开列了一百多人的名单，其中有伯爵、骑士和绅士。他认为这些人是异教徒，妄图把国家出卖给英格兰，为了上帝应割掉他们的脑袋，把其财产充公以弥补国库不足。他第一次提出这一血腥计划时，遭到詹姆斯五世理智的反对。而现在詹姆斯五世告诉戴维德·贝顿他是对的。他要贝顿策划一次没有贵族参加的大规模行动，洗劫英格兰，洗刷心中的积愤。然后，再来惩罚迟疑畏缩、背叛君主的贵族们。

于是，贝顿集合了一万人，1542年11月24日在夜幕的掩护下偷越国境，烧杀抢夺。但这一万人群龙无首，纯属乌合之众，遭到当地农民反击后，像山羊一样慌乱而逃，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索尔韦海湾要么被砍头，要么束手就擒。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所有战争中，从来没有哪一次像这样一败涂地，这样突然，这样丢脸。在佛罗登牺牲的人虽多，但两军对垒，苏格兰人是面对着敌人英勇倒下的。而这次一万人的队伍却在几百农夫面前夺路而逃，最后还全军覆没。詹姆斯五世没有睡，静静地坐着，等待消息。当败信传来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痛心疾首地不停叫喊：“哎哟！奥利弗逃了！奥利弗被俘了吗？哎哟！奥利弗逃了！一切都完了！”他再也经不起这致命的打击，死神已向他招手，他自己也知道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当他的随从问他准备在哪里过圣诞节时，他说：“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在圣诞节你们将失去主人，国家将没了国王。”

当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五世失魂落魄、痛苦不堪时，

吉丽·德·玛丽女王正在林利豪堡，天天盼望第三次分娩。她已生过两胎，但去年都不幸地死去。詹姆斯五世已厌倦了尘世，他不想见女王，没精打采地来到福兰克福，就一病不起。对公主的出生十分漠然，对苏格兰的前途、对斯图亚特家族的命运悲观绝望。女儿玛丽·斯图亚特出生不到一星期，他连看也没看一眼就撒手人寰，襁褓中的玛丽·斯图亚特还不会睁眼看世界，就继位为王。苏格兰刚刚为公主举行喜宴，接着又为国王举行葬礼！教堂的钟声似哀鸣，河里的水流在呜咽。苏格兰要降临更大的不幸。这是一个倒霉的国度，这是一个倒霉的时代，斯图亚特家族是个倒霉的家族，玛丽·斯图亚特又是个倒霉的继承人。

★ 亨利八世逼婚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詹姆斯五世死后，两国的情形与佛罗登战役后极其相似，大规模的入侵再次继之大规模的失败，国王死亡，幼主继位，又一次给王室联姻实行联合提供了机会。循环的危机只有一点不同，上一次是苏格兰王子与英格兰公主联姻，这一次是倒过来了。

亨利八世为索尔韦海湾大捷所鼓舞，决定趁詹姆斯五世新丧、苏格兰人还未从恐慌中恢复过来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苏格兰。这时，苏格兰枢密院送来